

欧盟东扩的 安全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Security Factors in the
EU Eastward Expansion

易文彬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013069208

D750.35
05

欧盟东扩的 安全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Security Factors in the
EU Eastward Expansion

图书馆

易文彬 / 著



北航

C167637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D750.35
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盟东扩的安全因素分析/易文彬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97-4940-1

I. ①欧… II. ①易… III. ①欧洲国家联盟-国家安全-研究 IV. ①D75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4356 号

欧盟东扩的安全因素分析

著 者 / 易文彬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许玉燕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若卉

项目统筹 / 王晓卿 李 洋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 237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940-1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12xcz15）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ZZ1208）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 选题的意义 /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4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 / 21	
四 主要内容与基本框架 / 24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26
一 东扩安全问题的缘起 / 26	
二 欧盟新安全观 / 31	
三 安全因素的界定 / 42	
第二章 欧盟东扩的安全动因	45
一 欧盟历次扩大的安全动因 / 45	
二 推动欧盟东扩的安全动因 / 48	
三 中东欧加入欧盟的安全动因 / 61	
第三章 东扩后的内部安全问题	69
一 老成员国的新安全顾虑 / 70	
二 新成员国的新安全忧虑 / 83	
三 新老成员国共同的安全挑战 / 91	
第四章 东扩后的外部安全问题	96
一 东扩后的周边安全环境 / 96	

- 二 欧盟东扩与欧俄安全关系 / 98
- 三 土耳其对欧盟的安全挑战 / 121
- 四 西巴尔干对欧盟的安全挑战 / 133

第五章 欧盟的安全政策 141

- 一 推动司法与警务合作 / 141
- 二 实施共同的移民政策 / 143
- 三 实施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 148
- 四 实施不同的邻居政策 / 151
- 五 推动次区域合作 / 156

第六章 欧盟的安全前景 160

- 一 欧盟安全之模式 / 160
- 二 欧盟安全模式面临的挑战 / 168
- 三 欧盟的安全形势 / 184

参考文献 187

后 记 219

绪 论

一 选题的意义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地区一体化组织。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洲联盟正式诞生。欧盟是西欧一体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欧共体是从最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逐步演化而来的。从欧盟的发展历史看，一体化的深化与成员国的增多一直就紧密联系在一起；欧盟的扩大与深化互相促进，成员国的增多本身也是一体化在空间上的深化。1973年，欧盟第一次扩大，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三个国家加入；1981年，第二次扩大，南欧的希腊加入；1986年第三次扩大，对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995年，欧盟第四次扩大，也是冷战后的第一次扩大，对象是芬兰、瑞典和奥地利。2004年5月1日，欧盟第五次扩大，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加上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共10个国家一起加入欧洲联盟。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大。^①

第五次扩大的规模与对象同前几次相比有自己的独特性。这次规模最大，有10个国家同时加入欧盟，这是史无前例的。欧盟以后还会扩大，但规模不可能超过这次，最多能有三五个国家同时加入。从扩大的对象来看，这次主要是中东欧的新民主国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属于原苏联社会主义

^① 这是从国家数目上讲的；人口最多的扩大是1973年，面积最大的扩大是1995年。

阵营的东欧国家，除波兰外都是经济落后的小国，且大多处于向政治民主化、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私有化转型过程中。这与 1995 年的扩大不同，虽然两次扩大都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1995 年扩大的对象主要是中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超出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分界线，还停留在“铁幕”的西部地区。而 2004 年扩大的对象主要是地缘政治意义上具有特殊历史经历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欧盟一体化首次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展，故 2004 年 5 月的欧盟第五次扩大被称为“欧盟东扩”。

2004 年以后，欧盟还会继续扩大，但从一定程度上讲，都是 2004 年欧盟扩大的继续。欧盟东扩，因为其扩大的规模大和对象特殊，影响极为深远，具有代表性。2007 年 1 月 1 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标志着欧盟第五次扩大的完成。^① 而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两个地处欧洲南部的地中海小国加入欧盟，有利于巩固欧盟南翼安全和地中海的利益，但由于其影响和分量不够，不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同时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欧盟东扩进程从冷战结束之后欧盟与中东欧国家签订“欧洲协定”确立联系国家地位开始，到 2004 年 5 月入盟，历时 14 年之久，而且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东扩的对象有十几个国家，东扩对每一个国家的影响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写作对象看起来庞大复杂，不太好把握。但是，当我们把“欧盟东扩”看作欧盟实施的一项长期的对外政策或对外战略，并截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2004 年东扩为对象，或者说把研究对象锁定在 2004 年东扩这个时间节点上，问题就简化了，我们可以从总体上解析这种政策或战略的动机、过程及其实施的后果。

欧盟东扩对欧洲与世界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标志着欧洲结束了二战后东西欧分裂的局面，也是欧洲统一的初步实现。扩大后的欧盟拥有 25 个成员国，共 4.5 亿人口，面积增加了 34%，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额分别占世界的 30%，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同步增加。再者，东扩的对象主要是原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是西方战胜东方，西风压倒东风。因此，东扩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战略意义。欧盟东扩是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

^① “Enlargement Strategy and Main Challenges 2006 - 2007,” 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pdf/key_documents/2006/nov/fyrom_sec_649_en.pdf, p. 2.

欧盟东扩作为欧盟的一项对外战略,不仅对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会对整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欧盟的泛欧洲属性和欧盟本身的强大,对于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至关重要。中国,无论是作为欧亚大陆的“战略棋手”,还是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发展中大国或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以及发展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都需要对欧盟的发展动向予以高度关注。人们大多从对外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的角度看欧盟东扩,注重其经济与政治意义,而从安全角度分析欧盟东扩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还没有专门的论著,而多是在谈欧盟东扩的诸多挑战时提及。人们已经意识到欧盟东扩有其安全方面的考量,也常常提到东扩的安全意义和安全挑战,但却没有专门系统的分析。因此,从安全角度来对待和分析欧盟东扩战略是对当前欧盟东扩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它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欧盟在新世纪的总体战略部署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诉求,也有助于了解欧盟深化和扩大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欧盟是欧洲一体化组织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众多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成功的典范。它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化解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世仇,为了解决民族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安全是其首要的目的。通过经济一体化,即通过经济的超国家调节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来实现政治的合作和共同安全。从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创立到1993年欧洲联盟成立,从最初的6国,到1995年的15国,欧盟,主要是通过一体化和部分主权的让渡实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一体化是对主权国家体系的超越,也是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的克服。过去的60余年,欧盟的尝试或试验是成功的。通过集体安全和地区安全实现了国家安全和个人的安全,通过多边主义的制度机制创建了一个“和平、繁荣、自由”的安全区。

但2004年的欧盟东扩,10个经济落后、历史背景复杂,且民族主义意识和主权观念强烈的小国家加入,新成员新问题,25/27国的大欧盟还能通过一体化方式实现繁荣与和平吗?新成员就有新邻居。面对动荡的伊斯兰世界和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以及与俄罗斯直接接壤而带来的安全关系挑战,等等,“超级”欧盟能同时实现内部安全与外部(周边)安全吗?欧盟东扩带来的诸多安全问题是值得学界探讨和深思的。这对我国努力谋求的东亚区域一体化也实现具有借鉴意义。

欧盟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最高和最新的组织形式。扩大和深化是一体化

发展的两个向度。如果扩大的对象太多，联盟的疆域太大，联盟控制和管理的难度就将加大。换句话说，欧盟东扩，10国甚至更多国家加入，规模太大对欧盟本身是存在风险的。因为深化就必然更多地触及国家主权让渡这个敏感的核心问题。现在说欧盟东扩是成功的，还为时过早。欧盟东扩对老成员国和新成员国的安全利得是不一样的，对西欧核心国德国和法国也存在差异。欧盟东扩带来的安全利益和风险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而且欧盟新老成员国的历史和传统也存在差别，比如，新成员国的亲美政策和仇俄心理，等等，这些对欧盟一体化事业来说都是新安全隐患，要完全克服实属不易。

有人质疑“把欧盟东扩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认为这不合适。这大概是人们习惯把欧盟看成一个经济政治组织，而把北约看成军事安全组织的缘故。其实，不但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而且非常有必要。欧盟是一个经济政治组织，但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安全组织。欧盟不仅发挥着欧洲人所称的“软安全”作用，即维护经济、政治、社会稳定的作用，也发挥着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新安全”作用，甚至在西欧联盟纳入欧盟框架和其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武装干涉的“硬安全”作用。与北约相比，欧盟的军事色彩淡一些，但其“军事臂膀”在建设之中，可以肯定，欧盟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准安全组织。所以，把欧盟东扩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或从新综合安全角度来看待和分析欧盟东扩，是非常有必要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欧盟东扩是欧洲的大事，也是世界政治中的大事。欧盟东扩进程及其后效是国际政治关注的热点之一。欧美关于欧盟东扩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类是官方的。欧盟官员的报告和讲话，比如，2003年12月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索拉纳的安全战略报告“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2006年5月30日欧盟对外关系与欧洲邻居政策委员费雷罗-瓦尔德纳（Ferrero-Waldner）在布鲁塞尔“Protecting Europe: Policies for Enhancing Secur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论坛上的讲话《欧盟在

保护欧洲安全方面的作用》；2006年11月8日欧盟委员会评估西巴尔干的官方报告“Enlargement Strategy and Main Challenges 2006 - 2007”^①，迪·本迪尔（Samantha de BERNIERI）和弗朗斯·卡麦隆（Fraser Cameron）的“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前景”^②等。第二类，半官方性的，把东扩作为一项对外战略做总体评估，从经济、政治和安全角度分析欧盟东扩的机遇与挑战。比如：荷兰前首相库克（Wim Kok）2003年3月底呈给欧盟委员会的报告“Enlarging the European Union—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2003年10月在欧盟网站发表的“More Unity and More Diversity—The European Union’s Biggest Enlargement”^③，2006年3月欧盟信息沟通委员会发表的“The Future of Europe”^④等。英国的欧洲改革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简称“CER”），虽然是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其研究主要是为欧盟服务的，而且该机构所持的观点与欧盟官方很接近，所以笔者也把它归为半官方性的研究。第三类非官方或学术界的，这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欧盟东扩。有研究欧俄安全关系的，比如，卡婷卡·布莱斯克（Katinka Barysch）的“The EU and Russia—Strategic Partner or Squabbling Neighbours?”；赫兹·梯摩尔马（Heinz Timmermann）的“European-Russian Partnership: What Future?”^⑤等；有的研究欧盟与土耳其关系，如戴维德·巴尔查德（David Barchard）的“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嘎孟泽·阿夫茨（Gamze Avci）的“Putting the Turkish EU Candidacy into Context”^⑥等；有研究波罗的海三国的，如Peter Van Elsuwegr的“The Baltic States on the Road to EU Access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⑦等；有研究东南欧巴尔干的，如Eric Philippart的“The 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an Ambitions”^⑧等。应该说，欧盟东扩面临的安全问题，除了巴尔干和波罗的海三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和土耳其。

① 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pdf/key_documents/2006/nov/fyrom_sec_649_en.pdf.

② EPC Issue Paper No. 19, Nov. 10, 2004, <http://www.clicktoconvert.com>.

③ http://ec.europa.eu/publications/booklets/move/41/index_en.htm.

④ http://europa.eu.int/comm/communication_white_paper/index_en.htm.

⑤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5, 2000, pp. 165 - 174.

⑥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7, 2002, pp. 91 - 110.

⑦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7, 2002, pp. 171 - 192.

⑧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8, 2003, pp. 181 - 199.

从东扩后的安全议题分类。研究欧洲新安全的有：艾米儿·克尔奇纳 (Emil Kirchner) 和詹姆士·斯皮尔林 (James Sperling) 的 “The New Security Threats in Europe: Theory and Evidence”^① 等；研究中东欧新安全的有：克里斯蒂安·哈尔普富尔 (Christian Haerpfer)、策扎日·米咯斯克 (Cezary Milosinski) 和克莱尔·华莱士 (Claire Wallace) 的 “Old and New Security Issue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Results of an 11 Nation Study”^②，理孟·特色尔 (Lynn M. Tesser) 的 “East-central Europe's New Security Concern: Foreign Land Ownership”^③，杰兹·揭德利克 (Jerzy Jedlicki) 的 “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④，等等。研究巴尔干安全的有：科林·劳森 (Colin Lawson) 和道格拉斯·萨尔马尔舍 (Douglas Saltmarshe) 的 “Security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North Albania”^⑤，义欧特·图兰 (Ilter Turan) 和迪勒克·巴尔拉斯 (Dilek Barlas) 的 “Turkish-Greek Balance: A Key to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Balkans”^⑥，等等。分析东扩后的移民问题的有：彼得·霍摩尔司切 (Peter Vermeersch: “EU Enlargement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 Poland and Slovakia”^⑦，乔尼安·范塞尔门 (Joanne van Selm) 的 “Safe Third Countries. Extending the EU Asylum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⑧ 等。

此外，还有研究中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宗教、种族矛盾和冲突等问题的，比如，罗森·瓦斯勒夫 (Rossen Vassilev) 的 “Bulgaria's Ethnic Problems”^⑨，格扎·杰斯珍斯茨克 (Geza Jeszenszky) 的 “More Bosnias? National and Ethnic Tens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⑩，阿勒萨德鲁·杜图 (Alexandru Dutu) 的 “National Identity and Tensional Factors in South

①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7, 2002, pp. 423 - 452.

② *Europe-Asia Studies*, Abingdon, Sep. 1999, Vol. 51, Iss. 6, pp. 989 - 1011.

③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Uary Studies* 37, 2004, pp. 213 - 239.

④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Uary Studies* 32, 1999, pp. 225 - 232.

⑤ *Europe-Asia Studies*, Abingdon, January 2000, Vol. 52, Iss. 1, pp. 133 - 148.

⑥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Winter 1998, 32, 4,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 469.

⑦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 pp. 71 - 88.

⑧ *Europe-Asia Studies*, Abingdon, May 2000, Vol. 52, Iss. 3, pp. 581 - 582.

⑨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Spring 2002, 36, 1,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 103.

⑩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Fall 1997, 31, 3,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 283.

Eastern Europe”^①，等等。

从欧美学者研究欧盟东扩的视角来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从一体化的角度看欧盟东扩

按照哈斯的定义，一体化是“说服若干不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将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中心的过程”。一体化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主权让渡而实现的在一定领域内的共同调节和管理，并由此产生了新的行动体或组织的过程。一体化发展的收益以及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使得一体化没有回头路可走。欧盟东扩是欧洲一体化运动和思想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西欧一体化在地理上的“外溢”。冷战结束为东扩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回顾欧洲统一或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从“欧洲运动”到“欧洲建设”，再到“欧洲组织起来”；从西欧大陆一体化到西欧一体化，再到欧洲大陆的一体化；从部门一体化到经济一体化，再到政治一体化和“欧洲联盟”的建立；从解决西欧经济复兴和德国问题，到抵御苏联侵略和避免被美苏交易出卖的厄运，再到后冷战多极化时期谋求成为世界格局中的独立一极——可以看出，欧洲，尤其是西欧，始终朝着欧洲统一的目标前进。欧盟东扩是西欧为实现欧洲大陆的统一而采取的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它是欧盟扩大发展的新阶段，既是欧洲统一或“欧洲合众国”思想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冷战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和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战略的双重作用下，由欧盟实施的一项重大地区战略。欧盟东扩对欧盟现存的机制和政策将形成挑战，中东欧错综复杂的种族、宗教和边界矛盾，以及转轨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动荡和冲突也会对欧盟安全形成挑战，但与欧盟东扩的地缘政治经济收益相比，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或微不足道的。法国学者法布里斯·拉哈的新著《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就持这种观点。作者打破东西界限，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论述欧盟东扩，认为“新成员加入欧盟将使欧盟具有货真价实的欧洲范畴”，“伴随着一次次扩大，欧盟的欧洲色彩越来越浓，并且似乎代表着整个欧洲大陆的未来”，^②即走向泛欧建构。但诸如欧盟的最后边界、欧洲公民的认同、土耳其的欧洲

①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Summer 1997, 31, 2,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 195.

② [法] 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10～113页。

特性等问题也会对欧盟的一体化事业构成严重挑战。

2.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欧盟东扩

传统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安全，权力是其手段。但它们都认为，实力就是权力，实力愈大权力愈大，权力越大越安全。通过 2004 年的东扩（第五次扩大），欧洲联盟作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其综合实力大增，成员国由 15 个跃升至 25 个；人口增加近 1/3，由 3.7 亿升至 4.8 亿，超过俄美两国人口之和；面积扩大了 34%，从 320 万增至 430 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增加了 5000 多亿欧元。欧盟东扩使欧盟成为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强大一极，从而会加快摆脱对美国依附的步伐，成为更加独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力量，会更大胆地表达和谋求自己的战略利益，大欧盟自身也变得更加安全了。“新欧洲”再亲美也要受欧盟宪法和欧盟共同利益的制约，不可能走得太远。欧美最终会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在与俄罗斯的安全竞争中，欧盟也越来越居于有利地位：通过东扩对俄构成挤压之势，并且构筑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和缓冲地带以防俄再度崛起。

当然，也有持悲观态度的，比如肯尼思·沃尔兹，他认为欧盟东扩难以成功，因为不能摆脱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构性制约。在 1993 年的《形成中的国际政治结构》一文中，他指出，欧盟“因为它已经走得那么远，以致它不可能走得更远”，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是两码事，前者容易，后者难，对欧洲一体化表示了高度怀疑的态度。^① 有研究指出，在欧盟东扩前夕美国报刊已开始散布欧盟东扩可能导致欧盟终结的悲观论调。^② 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则认为，欧洲的成功（从霍布斯世界走向康德的永久和平世界）是美国的功劳，是美国帮助欧洲人解决了康德悖论，维护了世界秩序并从外部提供安全保护。令美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欧盟东扩却是冲着自己来的，“欧洲一体化的目的就在于遏制‘霸权野心’，特别是单个国家的霸权野心”。^③ 因此，东扩战略可能使欧盟走向一个“超级大国”，

①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c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3, p. 70.

② 丁原洪：《欧盟扩大和欧洲一体化建设》，《和平与发展》（季刊）2004 年第 2 期，第 47 页。

③ [美]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新华出版社，2004，第 82～112 页。

挑战美国的单极霸权。

3. 从自由主义角度看欧盟东扩

苏联垮台和冷战的结束,以及中东欧国家的改制转轨,在西方看来,就是西方和平演变的胜利,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胜利。欧盟东扩就是自由主义对极权专制主义,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欧洲的东扩将巩固 20 世纪 90 年代民主的胜利”。^① 欧盟东扩和中东欧国家选择西方,代表资本主义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用欧盟扩大网站的卷首语说,欧盟扩大是欧盟和平民主的胜利。

美国著名的欧洲问题专家戴维·卡莱欧也认为东扩是欧盟和平力量的发展和民主的胜利。但同时他列举和分析了欧盟东扩中存在的种种威胁和挑战,对东扩持矛盾心态。他认为,“欧盟根本的职责所在是稳固西欧,这一点做不到就不可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泛欧洲。打起一个似乎并不可信的成员扩大的旗号,不仅是拿欧盟来之不易的凝聚力冒险,而且还存在妨碍建立进一步的泛欧洲机构的危险”。^② 显然,卡莱欧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他并不希望欧盟东扩和欧洲统一,更不希望欧盟东扩对北约东扩构成竞争和威胁。他一再提醒美国,一定要和欧盟合作,共构欧亚大陆的安全秩序,即美欧合作领导世界。他建议构建三极泛欧洲模式,以便把过于庞大的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包容其中。北约和欧盟仍然是西方性质,但通过和平伙伴关系和泛欧洲经济安排把俄罗斯逐渐融入其中。欧安组织仍然要发挥作用,让俄罗斯有伸展的空间而变得温和开明,否则就是制造了新的冷战和对抗,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定因素。

4.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盟东扩

欧盟东扩是欧盟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填补冷战后中东欧权力真空,夺取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门户的行动。东欧是历史上许多欧洲政治家想通过战争夺取而不得的战略要地。如今欧盟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他们的梦想。这对欧盟来说是了不起的胜利。欧盟东扩是欧盟对整

①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47页。

② [美] 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320页。

个欧洲乃至欧亚大陆实施的一项具有深远地缘战略意义的对外政策，对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安全格局会产生重大影响。欧盟东扩后，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变，其重心向东北方向转移，波罗的海成为欧盟的内海。而随着 2007 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正式入盟，以及未来东南欧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再加上欧盟的“新邻居政策”的实施，欧盟就基本上控制了泛黑海经济区和欧亚能源走廊。欧盟将获得三重战略稳定，即增加自身的战略纵深，可以有效地预防大中东对大西洋沿岸的冲击，提高了欧洲能源供应的安全系数。^① 总之，通过东扩，欧盟从西欧扩张到中东欧，基本上已经占领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西端，其疆域延伸到了欧亚大陆的纵深处，触摸到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的敏感神经，欧盟的综合实力和对外影响力得到了空前增强。随着欧盟东扩的发展，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地区组织，以及行为规则都有可能对欧盟的发展和所持的理念做出调适和反映，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都密切关注欧盟东扩动向，并随时准备应对之策。俄罗斯不断调整对外政策，欧盟或欧洲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力求与欧盟建立“欧洲统一经济空间”，借重欧盟平衡美国的压力。而美国则积极推动北约东扩，炮制所谓的“新欧洲”离间欧盟新老成员国的关系。俄美对欧盟东扩的态度、立场和政策大相径庭，反映了它们不同的国力和战略诉求。

也有人担心欧盟东扩会削弱欧盟的凝聚力，成员国的增加和多样性的存在，会导致欧盟的离心力增大，以及决策效率降低，尤其是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会受到挑战。欧盟始终存在布鲁塞尔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或超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矛盾，也存在亲欧派和疑欧派的斗争。而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者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则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解释，与传统或标准的以权力维护为中心的地缘政治不同，“替代地缘政治过程是小国或弱国在既要维护独立又要建立整体秩序时通过联合的方式把权力从主权国家转移到一个超国家实体中去”。“这种共同体扩展与超级大国的领土扩张完全不同，前者是和平自愿的方式，后者一般是武力或强制方式。”^② 这样就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东扩做了一个自由主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等编《大欧盟 新欧洲：2004～2005 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 21 页。

② [英] 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第 205～207 页。

义性质的地缘政治解释。

5.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欧盟东扩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国际结构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文化的。由于建构主义重视过程,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和行为体的身份是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即可以建构也可以解构,因此国际政治本质具有可变性。在温特看来,国际结构或文化的变化主要是通过文化选择来进行的,即行为体原有的身份可以经由模仿和社会习得得到重新建构,而新的行为体身份导致行为体共有知识或文化的变异,进而完成结构的变迁。欧盟东扩既是中东欧国家认同欧洲文明和欧盟身份的结果,又是欧盟或西欧认同和接纳中东欧国家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果。著名的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在他的《反思欧洲》一书中,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欧洲由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过渡到文化和文明的认同,最后导致欧洲观念的形成和东西欧的融合和统一的过程。换句话说,欧盟东扩是西欧和中东欧共同建构“大欧盟、新欧洲”的过程。英国著名的安全问题专家巴瑞·布赞和丹麦年轻学者奥利·维夫以及迪·怀尔德共同主编的《新安全论》一书中提出了“主体间性”的社会建构主义安全观,也从广义安全观角度对欧洲统一和欧盟扩大做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诠释。^①他们认为,东西欧的融合,除了共同的历史、文化、宗教之外,还在于冷战后东西欧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并在此之上建立起互信和共同的认同,从而使得欧盟愿意接纳中东欧,而中东欧国家愿意将部分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性质的欧盟。这也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斯拉夫民族国家申请加入欧盟“难”的原因。

6. 从地区主义看欧盟东扩

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地理上邻近的国家逐渐走上联合的道路,通过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增强集体的竞争力。欧洲要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单个欧洲国家不再具备影响世界的实力。这是二战以来,欧洲各国,尤其是德、法、英三个大国在冷战时期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法德轴心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和欧盟东扩。而中东欧的若干小国,夹在大国之

^①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41~43页。